



匡謬正俗卷第五

故秘書監瑯琊縣開國子顏師古撰

史記司馬子長撰史記其自叙一卷揔歷自道作書本

意篇別別皆有引辭云為此事作某本紀為此事作某年

表為此事作某書為此事作某世家為此事作某列傳

子長此意蓋欲比擬尚書叙耳即孔安國所云書序序

所以為作者之意也揚子雲著法言其本傳亦傳法言

之目篇篇皆引辭云撰某篇亦其義也及班孟堅為漢

書亦放其意於序傳內又歷道之而謙不敢自謂作者

避於擬聖故改作為述然叙致之體與馬揚不殊後人

尚書傳卷五作澤障曰陂
小顏漢書注蓄水曰陂

不詳乃謂班書本贊之外別更爲覆述重申褒貶有所
歎詠摯虞撰流別集全取孟堅書序爲一卷謂漢述已
失其意而范蔚宗沈休文之徒撰史者詳論之外別爲
一首華文麗句標舉得失謂之爲贊自以取則班馬不
其惑歟劉軌思文心雕龍雖略曉其意而言之未盡
漢書高紀云大澤之陂按孔安國尚書傳曰障水曰陂
然則陂者本因隄防壅遏故得名耳大澤者地形之總
名陂者是隄防之指號蓋謂當時之媪於大澤之內陂
塘止息流俗乃云防是水中不得止息強讀爲陂失其
意也

尚惠紀云尚公主易曰得尚于中行王弼注云尚猶配
也說者云尚者主也引尚食爲類或云尚者掌也謂守
掌之皆非其義公主旣尊止得云侍奉不可以主掌爲
稱弼說是也

赦令哀紀云甲子詔書非赦令皆除之按哀帝初用夏
賀良言改年定歷下詔施行其事并開恩惠赦宥罪人
後知賀良詭惑收正其事依舊歷追悔前非但所赦人
不可更覆與罪所以云甲子詔書除赦令以外歷及刻
漏事一皆除之耳蓋言甲子詔書除是赦令惣遣除之
今書本令字或作他言赦令以外其他餘事皆改除之

兩讀為得

緇食貨志云藏緇謂繩貫錢故摠謂之緇耳文云算緇亦云以緇穿錢故謂貫為緇也而後之學者謂緇為錢乃改為緇字無義可據殊為穿鑿按孔子云四方之人緇負其子子而至謂以繩絡而負之故謂緇祿耳豈復關貨泉耶

此條經淺人妄改極謬

遁遁賈誼過秦云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眾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遁遁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已困矣遁者蓋取盾之聲以為遁字當音詳均遵反此言九國地廣兵強相率西嚮仰形勝之

地泝函谷之關欲攻秦室秦人恃其險固無懼敵之心不加距閉開關而待然九國畏悞自度無功持疑不進坐致敗散耳後之學者既不知遁為遁字遂改為遁逃因就釋云九國初見秦閉關謂其可勝所以率兵來攻忽見秦人開關各懷恐懼遂即奔走故潘安仁西征賦云或開關而延敵競遁逃以奔竄斯為誤矣若見秦開關遁逃而走即應大被追躡覆軍殺將豈得但言不敢進而已乎且書本好者今猶為遁字字遁不作遁逃也

書本指過秦篇原本亦未誤也
身增一好者亦通

游衣叔孫通傳曰高帝寢衣月出游高廟言高寢之衣冠一月一備法駕出游於高廟耳隋隨越國公楊素行經

漢高陵詩云芳春無獻果明月不游衣觀其此意謂月出之夕乃游衣冠此大謬

郎署馮唐傳云文帝輦過郎署見馮唐而問之郎者當時宿衛之官非謂趣衣走小吏署者部署之所猶言曹局今之司農太府諸署是也郎署並是郎官之曹局耳故劉孝標辨命論云馮都尉皓髮於郎署而今之學者不曉其意但呼令史府史為郎署自作解釋云郎吏行署文書者故曰郎署至乃擣翰屬文咸作此意失之遠矣便面張敞傳云自以便面拊馬按所謂便面者所執持以屏面或有所避或自整飾藉其隱翳得之而安故呼

便面耳今人所持縱自蔽者恣謂之扇蓋轉易之稱乎原夫扇者所用振揚塵氛來風卻暑鳥羽箒可呼為扇至如歌者為容專用掩口侍從擁執義在障人並得扇名斯不精矣今之車輦後提扇蓋便面之遺事與按桑門所持竹扇形不圓者又便面之舊制矣

柱西域傳云當為柱置心不便按柱者撐柱之名本音竹羽反柱物之本因為之柱竹具反魯靈光殿賦云漂嶢峴而枝柱此音是也車後柱木呼為車柱其義亦同置者安設之名言柱置者謂自安置支柱他人今江南俗呼人自高抗矜持為自柱置今此言車師國見徐普

兩柱皆木旁字同而音別故音聲兩出以分別其聲今改為一才旁一木旁誤矣

漢書注云其字从手讀之者不曉以為梁柱之柱是者時已誤從木故顏正之曰其字从手若既作才旁世庸辨矣

形不圓者何本作形上表平而下圓者

於其側近柱置恐被侵拒故心內以為不便耳安在其
取椽柱而置於心腹中乎義既乖刺語又析破失之遠
矣朱雲連柱五鹿君豈復齎椽自隨乎

非一揚雄叙甘泉宮云遊觀屈竒瓌瑋非木摩而不雕
墻塗而不畫此言既甚屈竒瓌瑋不合於上古之世摩
而不雕塗而不畫采椽茅茨儉約之制耳今之書本好
者猶然而後人輒於非字下加一字讀云瓌瑋非一竟
不尋下句直云木摩而不雕是何言歟

葬酷吏傳長安中歌云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生時
諒不謹枯骨復何葬荀卿禮賦云非絲非帛文理成章

抑韻莖字有臧音前禮記中一則辨
禮弓葵讀為歲為穿鑿疑檀弓
亦有所有本

非日非月為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已固三
軍已強說苑云吾嘗見稠林之無木平原之為谷君子
無侍僕江河乾為阬正冬采榆桑仲夏雨雪霜千乘之
君萬乘之王死而不葬據韻而言則葬字有臧音矣

阡原涉傳云涉父為南陽太守死涉讓還南陽賻送由
是顯名涉自以為身得其名而先令墳墓儉約非孝也
乃大起冢舍周閣重門初武帝時京兆曹氏葬茂陵曹
氏謂其道阡涉慕之乃買地開立表署曰南陽阡

桓如淳漢書音義曰舊亭傳於四角面百步築土上有
屋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大板貫柱四出名曰桓表縣

先令何本
作令先人
曹氏謂其
道阡何太
道民謂其
道謂京兆
阡

此以訓叙義改此字謬矣

所都夾兩邊各一桓陳留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
和表也說文云桓是亭郵表也東京賦云迄于上林結
徒為營叙和樹表司鐸授鉦叙比也軍之正門為和樹
表設牙形以表之

陳留漢書注作陳宋

辟疆外戚傳留侯子張辟疆前賢亦無釋而學者相承
讀辟音如珪璧之壁疆為疆禦之疆作意解云能弭辟
疆禦猶言辟惡邪辟兵之類是也東齊僕射陽休之為
兒制名亦取此按賈誼新書云昔者衛侯朝于周周行
人問其名曰衛侯辟疆周行人還之曰啟疆辟疆天子
之號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燬然後受之若如

疆禦何本俱作疆梁

自有兩義留侯之子則為疆梁之疆
可也理斷與齊君楚日借據妄作
區以別矣宋有王辟強字弱侯

賈生此說辟當音為開闢之闢疆當音為疆場之疆楚
有遠啟疆亦其例也古單用字多有假借不足為疑又
漢濟南王名辟光世人亦讀為壁復解釋云辟君也恐
此亦當取開闢之義為勝

闕氏習鑿齒與謝安石書云匈奴名妾作闕氏言可愛
如烟支也闕字於言反想足下先作此讀書也按史記
及漢書謂單于正妻曰闕氏猶中國言皇后爾舊讀音
焉氏支此蓋北翟之言自有意義未可得而詳也若謂色
象烟支便以立稱者則單于之女謂之居次復比何物
且闕氏妻號非妾之名未知習生何所憑據自謂解釋

隄提凡言提封者謂提舉封疆大數以爲率耳後之學者不曉輒讀提爲隄著述文章者徑變爲隄字云惣其隄防封界故曰隄封按封籍之體止舉大數定其綱陌其言封者譬言堰埽以知頃畝何待堰堤然始立畔乎正當依其本字讀之不宜曲生異說也又隄防之隄字並音丁奚反江南末俗往往讀爲大奚反以爲風流俗恥作低音不知何所憑據轉相放習此弊漸行於關中其提封本取提挈之義例作低音而呼隄防之字卽爲蹄音兩失其義良可歎息傳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苟不明練則不豈宜臆說以誤將來

陂池東觀漢記述光武初作壽陵云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按陂池讀如弔二世賦登陂陁之長坂凡陂陁者猶言靡陁耳光武言不須如前世諸帝高作山陵但令小隆起陂陁然裁得流泄水潦不墊壞耳今之讀者謂爲陂池令得流水此讀非也

楊豫謝承後漢書楊豫傳云豫祖父惲封平通侯惲子會宗坐與臺閣交通有罪國除家屬皆徙酒泉郡又載豫上書乞還本土其辭云臣祖父惲念安社稷忠不避難指刺奸臣實心爲國遂致死徙按班書楊敞傳其載

然始已見前條不得改移後

惲與太僕戴長樂相失惲與長樂皆免為庶人惲既失爵位家居營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與書諫戒之惲內懷不伏報會宗書辭語不遜宣帝見而惡之惲坐腰斬妻子徙酒泉郡此惲先失爵位然後被誅妻子被徙據敞傳及豫上書數說皆同更無所異安得有子名會宗襲爵國除被徙事乎謝氏既不詳其本稱引會宗失於故實又自載豫上書與叙事相背交為矛盾二三詭錯

計偕凡舉事立稱當依義理若遵古昔須得其衷班書武帝元光五年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

縣次續食令與計偕此言所徵之人縣別給食令上計之使俱詣京師耳而晉朝謂計簿為計階簿意欲酌於故實乃所以彰其謬陋變偕為階了無義旨

戎昭果毅左氏傳曰戎昭果毅克敵為果致果為毅此言理戎之禮須明果毅而江南陳國制立官名有戎昭將軍果毅將軍此亦不經之甚譬易稱師出以律豈可便置師出將軍乎

宋書宋高祖弟道鄰道規二人同以道為名而鄰規各有別理史牒誤為憐字讀者就而呼之莫有知其本實余家嘗得宋高祖集十卷是宋元嘉時秘閣官書所載

果毅猶可戎昭誤矣

道鄰字始知憐者是錯原其立名既有道規即應頗存義訓不應苟取憐愛而已

熹熹熾盛也音與僖同故後漢趙熹字伯陽取此義耳

末世傳字誤為喜字讀者不救究因呼為熹宋高祖婦之

兄弟臧熹昆季二人名從火喜亦音僖今人又謬為熹

字而讀之為喜皆失其意沈約撰宋書乃更為熹制字

以配欣喜之名是穿鑿也余家所得宋高祖集作臧熹

字此明驗也且喜下施心是好熹之意音虛記反不謂

之熹也虛記反

錫跌蕭子顯齊書云太祖在淮修理城得一錫跌大數

尺跌下有篆文莫能識者紀僧真曰何須辨此文字此

自久遠之物九錫之徵太祖曰卿勿妄言而顧野王撰

符瑞圖據子顯齊書錄此一條錫跌謂錫玦亦具寫子

顯書語但易跌字為玦字乃畫作玦形按此跌者謂若

箕箕之跌今之鐘鼓格下並有之耳故其大數尺而有

篆文安有論玦大小直云數尺為道廣狹為舉麤細乎

又玦之體狀若半環以何為上以何為下而云下有篆

字此之疎謬不近人情野王之於子顯年載近接非為

遼夔且又跌之與玦形用不同若別據他書容有異說

蕭氏乖戾則失不在顧矣豈書本乎

蒿艾齊書又云紀僧真夢蒿艾生滿江驚而白之太祖
曰詩人采蕭蕭即艾也蕭生斷流卿勿廣言按爾雅云
蕭一名賴此蕭自是香蒿古之祭禮所用合脂蒸之以
饗神者艾一名冰臺此則今之用灸病者二草名既不
同稱類區別本非一物較然易了設使齊高謬談取會
一時之應子顯不當著於史籍以誤將來學者詩云彼
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
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此之三章蓋詩人
歷言葛也蕭也艾也以爲興喻故毛傳云葛所以爲絺
綌蕭所以供祭祀艾所以療疾豈得又言葛與蕭艾惣
爲一物乎未聞以艾饗神用蕭灸病斷可知矣

匡謬正俗卷第五

匡謬正俗卷第六

故秘書監瑯琊縣開國子顏師古撰

坼或問曰俗呼檢察探試謂之覆坼坼者何也荅曰當為覆遑音敕角反俗語音訛故變為坼耳按晉令成帝元年四月十七日甲寅詔書云火節度七條云火發之日詣火所赴救御史蘭臺令史覆遑有不以法隨事錄坐又云交互遑覆有犯禁者依制罰之違者謂超踰不依次第令所云覆坼亦謂乍檢乍否不依次歷履行之以出其不意耳今謂董卓為董磔故呼遑亦為坼是其例也

薛綜注云福猶同也以示不復可通矣史記
龜策列傳邦福重寶聞於傍鄉徐廣
引副歲也亦當从衣。後人多不讀此
書宋齊二書樂志中承用平子仰福
之語皆誤刊以示郭茂倩樂府亦然

副副貳之字副字本為福字從衣畱聲今俗呼一襲為一福衣蓋取其充備之意非以覆蔽形體為名也然而書史假借遂以副字代之副本音普力反義訓剖劈字或作副詩云不圻不副周禮有副辜並其正義也後之學者不知有福字翻以副貳為正體副圻為假借讀詩不圻不副乃以朱點發副字已乖本音又張平子西京賦云仰福帝居東京賦云順時服而設福並為副貳傳寫訛舛衣轉為示讀者便呼為福祿之福失之遠矣

蠅淫蠅亂樂按蠅者非法之曲不正之音爾非謂水中蠅也又張平子東京賦云咸池不齊度於蠅咬而衆聽或疑豈謂蠅也之聲乃與咸池相似乎是知淫樂之聲矣

恫今太原俗呼痛而呻吟謂之通喚何荅曰爾雅云恫痛也郭景純音呻恫音通亦音恫字或作恫周書云恫瘝乃身並是其義今痛而呻者江南俗謂之呻喚關中俗謂之呻恫音同鄙俗言失恫者呻聲之急耳太原俗謂恫喚云通此亦以痛而呻吟其義一也郭景純既有呻恫之音蓋舊語耳

洋問曰今山東俗謂衆為洋何也荅曰按爾雅云洋觀哀衆那多也

略刃問曰俗於礪山出刀子刃謂之略刃有舊義否荅曰按爾雅云剡略利也張楫古今字詁云古作砮一本作砮未知孰是此則礪刃使利故稱略刃耳

髒問曰俗言濕爲坳坳豈濕意乎何以呼之荅曰按說文解字云髒骨間黃汁也字林音丑危反然則髒是骨間汁故呼濕爲髒耳不當爲坳裂之字

窠或曰窠寮也別有異意乎荅曰按爾雅云窠寮官也郭景純注云官地爲窠同官爲寮此則謂卿大夫因官而得食地故謂之采地耳但古之經史采菜相通菜蔬字頗亦爲采文采之字多或作窠非獨地也今之學者

見謂之采地字上或加草便爲給地以種菜更朋於俳說焉

什器或問曰生生之具謂之什器什是何物荅曰此名原起軍戎遂謂天下通稱軍法五人爲伍二五爲什一什之內共有器物若干皆是人之所須不可造次而廢者或稱什物猶今軍行戍役工匠之屬十人爲火一火內共畜器物謂之幕調度耳

猱或問曰今之戎獸皮可爲褥者古號何獸何以謂之戎荅曰按許氏說文解字曰夔貪獸也李登聲類音人周反字或作猱詩云無教猱升木毛傳云猿屬也箋云

猱之性善登木爾雅云猱援善援郭景純注曰便攀援也爾雅又云蒙頌猱狀郭注云即蒙貴也狀似雌而小紫黑色猱亦獼猴類耳按郭此說蓋蒙頌為獸狀似猱又上林賦云雌獼飛獼蛭蜩獼猱左思吳都賦云射猱猱劉逵注云猱似猴而長尾尋據諸說驗其形狀戎即猱也此字既有柔音俗語變訛謂之戎耳猶今之香菜謂之香戎今謂猱別造猱字蓋穿鑿不經于義無取

絢或問曰蒲州盛酒罎謂蒲絢何也荅曰此罎既從遠來運致非易恐其破損故以蒲索纏之按爾雅云絢絞也詩云宵爾索絢即是其義此罎為加蒲索故謂之蒲

絢爾

馳或問曰今俗重沓布物一兩次謂之一曳兩曳何也荅曰許氏說文解字云馳重次第物也字林音弋豉反此則與今所道相當又詩云葛之覃兮施於中谷莫莫葛藟施于條枚義兼訓移音亦為馳蓋為延福其上亦重次第之意焉蓋假借施字為之耳司馬相如上林賦曰馳工陵亦其義也俗音訛舛故轉為曳亦猶輕易之易鄙俗或為曳音究其根本當言一馳兩馳今語亦有此作俗音者

趺或問曰今山東俗謂伏地為趺何也荅曰趺者俯也

按張楫古今字詁云頰府今俯俛也許氏說文解字曰頰低頭也太史卜書頰仰字如此斯則呼俯音訛故為跌耳

俾問曰俗謂聽之使去為不使何也荅曰按爾雅云俾使也書云有能俾乂詩云俾爾戩穀之類是也故俗云俾使疾之□音訛若云不使爾

底問曰俗謂何物為底丁兒反底義何訓荅曰此本言何

等物其後遂省何但言直云等物耳等字本音都在反又轉音丁兒反左太冲吳都賦云畛畷無數膏腴兼倍原隰殊品窳隆異等蓋其證也今吳越之人呼齊等皆為

玉篇等字下有都肯都急二切

丁兒反應瑗詩云文章不經國筐篚無尺書用等稱才學往往見歎譽此言譏其用何等才學見歎譽而為官乎以是知去何而直言等其言已舊今人不詳其本乃作底字非也

剛扛或問曰吳楚之俗謂相對舉物為剛有舊語否荅曰扛舉也音江字或作舡史記云項羽力能扛鼎張平子西京賦云烏獲扛鼎並是也彼俗音訛故謂扛為剛耳既不知其義乃有造捌字者固為穿鑿也

欠問曰今人謂物少不充為欠義何所取荅曰許氏說文解字云歎食不滿也李登聲類呂忱字林並音口感

問意在鍾故出鍾字耳亦不煩釋字耳矣

據漢志注應是吏字舊口

反今為欠者本為欺耳

木鍾鍾或問曰今所謂木鍾者於義何取字當云何答曰

本呼木章音訛遂為鍾耳古謂大木為章故漢書云貨

殖傳云干章之荻謂荻木干枚也其將作屬官有主章

署掌材木又古謂舅姑為姑章今俗亦呼為姑鍾益知

章音皆轉為鍾

若柯問曰俗謂如許物為若柯何也答曰若干謂且數

也禮云始服衣若干尺矣班書云百加若干並是其義

干音訛變故云若柯也

楊問曰俗呼姓楊者往往為盈音有何依據答曰按晉

灼漢書音義反楊憚為由嬰反如此則知楊姓舊有盈音

蓋是當時方俗未可非也

椎問曰關中俗謂髮落頭禿為椎何也答曰按許氏說

文解字云髻髮墮也呂氏字林玉篇唐韻並直垂反今

俗呼髻音訛故為椎耳

鐫問曰今官曹文案於紙縫上署記謂之款縫者何也

答曰此語言元出魏晉律令字林本作鐫刻也古未有

紙之時所有簿領皆用簡牘其編連之處恐有改動故

於縫上刻記之承前已來呼為鐫縫今於紙縫上署名

猶取舊語呼為鐫縫耳此義與款不同不當單作款字

云唐韻非出於師古

耳

埒問曰今俗監檢田畝知其所獲惣計大數謂之埒田而官文書乃作耒字其義定何訓解答曰此謂程試頃畝束數以知斛斗多少舉其大故謂之率而率字有律音俗語訛替因謂之埒耳字當作率音宜爲律力筆今反人不詳本意爲其語涉田農故用耒耜之字非也

聆問曰今俗買瓦器以枚敲之知其全破善惡謂之爲聆此義何也答曰案說文解字云聆聽也聲類音力丁反班孟堅幽通賦云妣聆呱而刻石左太沖魏都賦云二羸之所曾聆是也瓦破壞者聲嘶惡須一一擊而聽之故呼聆瓦耳字當作聆也

誼議或問誼議二字今人讀爲宜音得通否答曰書云無偏無陂遵王之誼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詩云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諷議或靡事不爲故知並有宜音

名字或問曰今人或稱字而不稱名其故何也答曰名以正體字以表德禮云子生三月父始孩而名之男子二十冠而字故知先名而後字也又云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子於父母則自名據此益知常所稱者是名非舉字也孔子大聖言必稱名正聞有國有家者正亦恥之

止未達不如止之好學也此蓋與弟子等言未有稱仲尼者其七十弟子及春秋卿大夫固並稱名亦不可勝載至如漢高祖之潛豐沛人皆謂之劉季項羽之都彭城舉俗呼爲項羽若其自稱則云今邦之業所就孰與仲多皆將相諸君與籍力也爰種說其季父盜云絲能日飲霍顯令淳于衍殺許后云我亦欲報少君此皆舉字以相崇尚名則其自稱也歷觀古人通人高士言辭著於篇籍筆跡存乎紙素在身自述必皆稱名他人褒美則相呼字傳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不言諱字也王父字或以爲族不得用名也考諸典故稱名爲是

是
復名問曰人或復名單稱者於理云何荅曰復名單稱乃是流俗之事苟逐便易不思立名本旨且依禮文二名不偏諱今若偏舉安得不諱乎若嫌二名頗多則舉俗皆須爲單名矣至若伯陵稱陵季崩稱崩雖少一字義或可通又如長壽稱壽延年稱年求其本義已有所失乃有無恤稱恤不違稱違去病稱病棄疾稱疾白黑相反更相戲弄隋大業中出勅斷單稱復名深得物理而委巷之徒不曉其意便謂朝廷禁止單名其幼小已來不爲復名者輒更加增以爲順旨曾莫之悟

唐初多複名而單字當是緣此反以幼名為字

𦍋或問曰今為小羊未成為旋音祥子何也答曰按呂氏字林云𦍋音選未啐羊也今言旋者蓋語訛耳當言𦍋子也

草食曰芻今既別于草馬不得更云芻者口仍之

草馬問曰牝馬謂之草馬何也答曰本以牡馬壯健堪駕乘及軍戎者皆伏阜櫪芻而養之其牝馬唯充蕃字不暇服役常牧于草故稱草馬耳淮南子曰夫馬之為草駒之時跳躍揚蹏翹足而走人不能制高誘曰五尺已下為駒放在草中故曰草駒是知草之得名主於草澤矣

匡謬正俗卷第六

匡謬正俗卷第七

故秘書監瑯琊縣開國子顏師古撰

反扶萬張衡西京賦云長廊廣廡連閣雲蔓閑庭詭異

門千戶萬重閨幽闔轉相踰延望音叫窾以徑廷眇不知其所反是反有扶萬音矣今關中俗呼回還之反亦有此音

禡張衡東京賦云祈禡禳災蓋謂求福而除禍耳案說

文解字曰禡福也字林音弋尔反字本作禡從示從虎音斯從虎者故作禡耳今之讀者不識禡字義訓乃呼為神祇之祇云求神而卻災或改禡字為禘禘者祭名

禡李善說為斯

又失之也

怠

怠有苔音

又云堅冰作於履霜尋木起於蘖栽昧旦不顯

後世猶怠況初制於甚泰服者焉能改裁漢帝柏梁詩云日月星辰和四時梁王云驂駕四馬從梁來自斯已下同用一韻而執金吾云微道宮中禁墮怠又曹朔作後漢敬隱后頌述宋氏之先云實先契而佐唐湯受命而創基二宗儼以久饗盤庚儉而弗怠是怠懈之字通有苔音矣

免左傳說晉討趙同趙括而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故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僻王賴先哲以免也蓋言三代亦無邪僻之君但賴其先人以免禍難故得不危亡而歷祚長久今何得不思趙衰趙盾之功德而立後乎故晉侯立趙氏而反其田爾潘安仁西征賦云平失道而東遷繫二國而是祐豈時王之無僻賴先哲以長懋懋訓勉勵之勉既改左傳本文於義未為允愜

黃巷西征賦又云發闕鄉而警策憩黃巷以濟潼黃巷者蓋謂潼關之外深道如巷以其土色正黃故謂之黃巷爾過此長巷即至潼關此巷是古昔以來東西大道

年代經久車徒輻湊飛塵飄散所以極深隋帝惡其濬
 險恐有變故始移大道去巷逐高更開平路耳今其故
 跡猶存而說者不曉巷之意不知其處安在乃曰巷當
 為卷音去權反解云今閩鄉西黃天原是按郭緣生述
 征記曰皇天塢在閩鄉東南或云衛太子始奔揮涕仰
 呼皇天百姓憐之因以名塢又戴延之西征記曰皇天
 固去九泉十五里據此而言黃天原本以塢固得名自
 有解釋又在舊閩鄉潘生自秦之東不得先發閩鄉始
 沂黃巷也且閩鄉之側行道乃在乎平川非遡原也此
 為穿鑿妄生意見且賦本千萬有作卷字者乎後生好

舊本云秦字者誤據文義
 閩鄉在東黃巷在其西今潘生
 西征記必自東徂西故言不得

奇乃輒改書本以卷易巷斯可正矣

隸齒又云懷夫蕭曹邴魏之相辛李衛霍之將自此已

下歷道漢之名臣至於終童山東之英妙賈生洛陽之

才子皆美其立功于朝著名當時音鳳恭顯之任勢也

薰灼四方震耀都鄙而死之日曾不得與夫十餘公之

徒隸齒此言王音王鳳宏恭石顯之徒無德而祿有穢

彝倫身沒之後考其名行乃不得與蕭曹終賈之卒徒

奴隸齒潘生所以深鄙賤其人示貶抑之甚也後之讀

者不詳其意但言不得與十餘之屬為齒乃謂隸齒為

齊等之義謝朓宣城郡詩曰羣龍難隸齒豈非僻謬按

若但言音鳳恭顯不如蕭曹邴魏安足以明激勸乎且隸齒之言未為典故安所取詳

尸韓又云感市閭之菽井類尸韓之舊處丞屬號而守闕人百身以納贖豈生命之易投誠惠愛之洽著按班書趙廣漢傳云廣漢下廷尉獄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于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腰斬而韓延壽傳云延壽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延壽不忍拒逆人人為飲酒石餘使掾吏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安仁諭延壽之死所舉廣漢之

請代則用事之不審蓋亦為文之瑕類焉

初檢徐氏說文解字影下音必調反又所銜切疑周字為誤後檢廣韻則四宵二十幽二十七銜並收此字以方周切當讀若彪也

多髟潘安仁秋興賦云班鬢髟以承弁素髮颯以垂領讀者皆以髟為杉音按許氏說文解字云多毛飾畫之文也象形字林音山廉反此字既訓形飾所以形及彫字並從多說文解字解髟字云長髮焮焮也從多字林音方周反此字既指訓髮貌所以鬢髮之屬字皆從髟字安仁之辭正合義訓今讀秋興賦當音方周反不得謂之多也

奚斯詩魯頌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蓋言奚斯置造此廟而王延壽靈光殿賦云詩人之賦感物而作故奚斯

頌僖歌其露寢陳思王承露盤銘序云奚斯頌魯謂此詩爲奚斯所作既無所據與本義乖矣

假楚詞云聊假日以媮樂此言遭遇幽厄中心愁悶假延日月苟爲娛耳今俗猶言假日度時故王粲云登茲樓以四望聊假日以消憂取此義也今之讀者不尋根本改假爲暇失其意矣原其辭理豈閑暇之意乎

歌左貴嬪晉元后誄云內敷陰教外毗陽化綢繆庶政密勿夙夜恩從風翔澤隨雨播中外禔福遐邇詠歌皆云古賀反斯古之遺言也

渚爾雅云小洲曰渚小渚曰沚此蓋水中之高處可居者耳詩云鴻飛遵渚言傍洲渚之間而劉孝標辨命論云三閭沈骸湘渚按屈原赴汨羅而死謂深水處非洲渚也

河辨命論又云楚師屠漢卒睢河鯁其流按史記班書楚敗漢軍於睢上多殺士卒睢水爲之不流本非河上去河遠矣

穰傳毅郊祀頌云飛紫烟以奕奕紛扶搖乎太清既歆祀而欣德降靈福之穰穰又張昶作華山堂闕碑銘云經之營之不日而成匪奢匪儉惟德是呈匪豐匪約惟禮是榮虔恭禋祀黍稷惟馨神具萃止降福穰穰然則

穰字亦當音而成反今關內閭里呼禾黍穰穰音猶然
上今俗呼上下之上音盛按郭景純江賦云電布餘糧
星離沙鏡青綸競糾縛組爭映紫菜英熒眩以叢被綠苔
鬚髮乎研上石帆蒙龍以蓋嶼萍實時出而漂流此則
上有盛音也

文選李善注紫菜或為英

激今俗呼激水箭音為吉躍反按張平子西京賦云翔
鷲仰而弗逮况青鳥與黃雀伏櫺檻而頰俯聽聞雷霆之
相激郭景純江賦云虎牙嵒豎以屹崒荆門闕竦而磐
礪圓淵九迴以懸騰湓流雷响而電激駭浪暴灑驚波
飛薄此則激字有吉躍音也

文選善注頗在文音府頗術音同未可輕改

中古艷歌曰蘭草自生香生于大道傍十月鉤簾起并
在東薪中中之當反音張謂中央也猶呼音入耳今山
東俗猶有此言蓋所由來遠矣

何云鈞魚疑作腰錄

張詩之意傷其不養冠以自安乃忠而被謗也

兔張正見韓信詩曰所悲雲夢澤偏傷狡兔情按淮陰
侯被執歎云狡兔死良犬烹今云傷狡兔情斯不當矣
雌郭璞山海圖讚曰寓屬之才莫過於雌雨則自懸塞
鼻以尾厥形雖陋列象宗彛此則彛有上聲音也

暴又云騰虵配龍因霧而躍雖欲登天雲罷陸暴枝非
所體難以久託此則暴曬之暴有薄音矣

上又云畢方赤文離精是炳旱則高翔鼓翼陽景集乃

災流火不炎上斯則上有市郢反音矣

幹筦幹筦筦也義亦訓轉聲類及字林並音管賈誼鵬

鳥賦云幹流而遷張華勵志詩云大儀幹運皆轉也楚

詞云筦維焉繫天極焉加此亦義與幹同字則為筦故

知幹筦二音不殊而近代流俗輒改為棺棺音烏活反

實為腐陋按陸士衡愍思賦云悲夫天地之驟邁運二

儀以相幹遺朱光於瘡谷靡傾蓋於歧坂時方至其倏

忽歲既去而晷晚以此驗之非棺明矣

貫貫字訓貸聲類及字林並音執古讀皆然而近代學

者用劉昌宗周禮音輒讀貫字為時夜反不知昌宗何

以憑據其鄙俚之俗又讀為賒皆非正也案說文解字

云賒鬻賣貨也此則二字本來不同斷可知矣又陸士

衡大暮賦云撫崇塗而難停視危軌而將逝年彌去而

漸邁知茲辟之無貫競貞暉以鼓缶愍他人而自勵以

此言之故知貫字為勢音矣詁訓小學及前賢文章皆

相附會可以無惑說者又云漢書射陽侯劉纏功臣謂

為貫陽侯所以為貫射同音耳余難之曰縣邑地名或

有時代訛轉或有方俗語異何得一之令其別字同讀

譬猶御宿之苑百官公卿表作御羞字揚雄傳作籩宿

字解御羞者即云御膳珍羞所出釋籩宿者則曰池籩

籩何本
作籩

止宿之所此非漢書乎何以乖別如此今豈得便謂御
籟同音羞宿一讀斯不然矣

振許慎說文解字曰振舉救也諸史籍所云振給振貸
其義皆同盡當爲振字今人之作文書者以其事涉貨
財輒改振爲賑按說文解字云富也左思魏都賦云白
藏之藏富有無隄同賑大內控引世資此則訓不相干
何得輒相混雜言振給振貸者並以其飢饉窮厄將就
困斃故舉救之使得存云耳寧有富事乎

池羶或問云今之臥羶著裏施緣者何以呼爲池羶荅
曰禮云魚躍拂池池者緣飾之名謂其形象水池也左
太沖嬌女詩云衣被皆重池即其證也今人被頭別施
帛爲緣者猶謂之被池此羶亦有緣故得池名耳俗間
不知根本競爲異說或作褫持字皆非也

渴罩問曰太原俗謂事不妥帖有可驚嗟爲渴罩何也
荅曰禮三年問曰至於燕爵猶有噍啁之類焉徐仙啁
音張流反噍音子由反此言燕雀見其儔類死亡悲痛
驚愕相聚集吟噪也彼處士俗謂羣雀聚噪爲雀啁音
竹孝反此亦古之遺言故呼可驚之事爲罩爾

幾頭問曰山東俗新沐浴飲酒謂之幾頭此義何也荅
曰字當作機音譏機謂福祥也按禮云沐稷而饋梁髮

希用象櫛進機進羞工乃升歌鄭康成注云沐醑必進
機作樂盈氣也此謂新醑沐體虛故更進食飲而又加
樂以自輔助致福祥也此蓋古之遺法也

怒音怒怒字古讀有二音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

如祉亂庶遄已憂心殷殷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憫

怒離騷云忽奔走以先後及先王之踵武荃不察余之

中情反信讒而齊齊音齊怒此則讀為上聲也詩云亦有兄弟

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

不懷歸畏此譴怒此則讀為去聲也略舉數條其例非

一今山東河北人讀書但知怒有去聲不言本有二讀

曾不尋究失其真矣

殿研問曰今俗謂人強忍堅抗為殿研上丁見反下五見反其義

何也答曰殿者猶春秋殿師之意言其無所畏懼不退

縮耳研者研摩抗拒與前人為敵或總言殿研

差或問曰今官曹文書科發士馬謂之為差差者何也

答曰詩云既差我馬毛傳云差擇也蓋謂揀擇取強壯

者今云差科取此義亦言揀擇取應行役者爾

兩量或問曰今人呼履為屨屨之屬一具為一量於義

何耶答曰字當作兩詩云葛屨五兩者相偶之名屨之

屬二乃成具故謂之兩兩音轉變故為量耳古者謂車

一乘亦曰一兩詩云百兩御之是也今俗音訛往往呼為車若干量

章估或問曰今市井之人謂算科量度為章估有何義答曰周書費誓云我商賚汝孔安國注云我則商度汝功賜與汝也徐仙音商章然則商字舊有章音所云章估者即商估也謂度其貴賤當其大小所堪爾

匡謬正俗卷第七

匡謬正俗卷第八

故秘書監瑯琊縣開國子顏師古撰

受授或問曰年壽之字北人讀作受音南人則作授音何者為是答曰兩音並通按詩云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此即音受嵇康詩云頤神養壽散髮巖岫此即音授也

西今俗呼東西之西音或為先按王延壽靈光殿賦云朱柱黝儵于南北蘭芝婀娜于東西祥風翕習以颯灑激芳香而常芬神靈扶其棟宇歷千載而彌堅晉灼漢書音義反西為灑是知西有先音也

番或問曰今之宿衛人及于官曹上直皆呼為番音翻于義何取荅曰按陳思王表云宿衛之人番休遞上此言以番次而歸休以番次而遞上字本為幡文案從省故番耳

句鉤或問曰今之官書文按檢覆得失謂之為台音構何也荅曰字當作鉤今從徑易故省金耳簿領之法恐其事有枉曲月日稽延故別置主簿錄事專知覆檢其訖了者即以朱筆鉤之鉤字去聲故為構音爾原其根本以鉤音也

斃斃者仆也音與弊同殫斨者屈伸欲死之貌音贊錫字義既別音亦不同今關中俗呼斃皆作贊音遂無為弊讀者相與不悟

逢逢姓者蓋出于逢蒙之後讀當如其本字更無別音今之為此姓者自稱乃與龐同音按德公士元所祖自別殊非伯陵尹父之裔不應弃其本姓混茲音讀乃猥云逢姓之逢與逢遇字別妄為釋訓何取據乎

縣寰宇縣州縣字本作寰後借縣字為之所以謂其字者義訓繫著故許氏說文解縣字從具音諱廟亦或作炫

西京賦云後宮不移樂不徙縣恣意所幸下輦成晏既與寰同故有假借末代以縣代寰遂更造懸字下輦加

心以爲分別按禮記云縣奔父縣子瑣二人姓氏音皆爲廟又天子宮縣諸侯軒縣諸如此類樂縣之字豈有心乎斯可明矣左太冲魏都賦云殷殷寰內此即言字寰耳讀者不曉因爲別說讀之爲環則妄引環繞之義斯不當矣

苟苟者媮合之稱所以行無廉隅不存德義謂之苟且而今之流俗便謂無恥之人行類豬狗每爲方幅則呼苟爲犬且更以戲弄爾

鄙人或問曰愚陋之人謂之鄙人何也荅曰本字作否否者蔽固不通之稱爾音與鄙同詩云嗚呼小子未知

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臧者善也否者惡也故以相對書云否德忝帝位而司馬子長撰史記改否爲鄙以其言同故用鄙字自爾已來因曰鄙人又問曰鄙非邊鄙之謂邪美好者謂之都言習京華之典則醜陋者謂之鄙謂守下邑之愚蔽不其然歟荅曰非也都者自是閑美之稱詩曰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又云洵美且都楚辭云此德好閑習以都皆非上京之謂也曹彪云肉食者鄙孔子曰鄙夫可以事君也與哉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漢武帝詔賢良曰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董仲舒對策曰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天

小兒及不慧者謂之交墓
連此又用墓如口言也

楊惲云昆戎舊壤子弟貪鄙班孟堅云周勃為布衣時
鄙朴庸人曹大家女誡序云鄙人愚闇受性不敏皆非
田野之謂也至如詩有都人士篇者此自別指都邑爾
後文士論叙觀遊皆云都人士女直述其殷盛亦無繫
于賢愚也蹈道則為君子違義則為小人豈必都邑之
人皆能賢智邊鄙之士悉皆頑劣詳而言之則不通矣
被庫或問曰今俗人云高被者何以謂下為被有訓義
不荅曰左傳曰宮室卑庫音婢勿曰智崇禮卑崇效天
卑法地音亦為婢今呼被者此蓋庫聲之轉爾
摹姑或問曰小兒羸病謂之摹姑何也荅曰此謂巫蠱

爾轉為摹姑此病未即殞斃而涖涖不除有似巫祝厭

蠱之狀故祭酬出之或云漢武帝末年多所禁忌巫蠱

之罪遂及貴戚故其遺言徧于三輔至今以為口實也

何麼或問曰俗謂輕忽其事不甚精明為何麼

可有何義訓荅曰莊子云長梧封人曰昔余為禾而鹵

莽之莽音莫古反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則其

實亦滅裂而報予郭象注曰鹵莽滅裂輕脫不盡其分

也今人所云鹵莽或云滅裂者義出於此但流俗訛故

為何麼耳

骨鹿問曰俗謂鷓為骨鹿此語有何典故荅曰爾雅云

雅雨堂

鷓鴣然則鷓一名鷓今人云骨鹿者是鷓鹿耳以鹿配鷓者蓋象其鳴聲以呼之亦由于規蛸螻鷃鴨鳩鷓之類也今山東俗謂之鷓此亦象其鳴聲固知字並爲鷓不得呼爲骨傍輒加鳥者此字乃是鷓鷓不關鷓事也

歷底問曰諺云賊無歷底中道回謂內應導引爲歷底何也荅曰按周禮有狄鞮氏字譯蠻夷之言禮云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道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此蓋謂譯導相因耳今言外人未相練悉不能來爲賊盜因籍當家有人導引

依其衝要孤虛故謂之狄鞮也俗語音訛變言歷底耳門限問曰俗謂門限爲門舊何也荅曰按爾雅曰柎謂之闕郭景純注曰門限也音切今言門舊是柎聲之轉耳字宜爲柎而作切音

替問曰新故交代謂之爲替何也荅曰按爾雅云替廢也詩稱勿替引之傳云無替舊職皆謂不廢墜耳前人既廢後人代之故惣謂代爲替近者俗人作髣髮字訛舛妄改作頤人因以爲替代之字相承行之尋問根源莫能解說武德中余忝中書舍人專掌綸誥于時中書令密國公平原封德彝亦性愛蒼雅留心文字詔勅宣

行務合訓典舉余釐正大改違失因爾始為替代之字
自茲已後莫不化焉頤字絕矣又鞞履之履說計自有反

脊失其義旨此履非謂交代以替脊背較然可知矣

樂石或問曰秦始皇嶧山刻石文云刻茲樂石樂石何

也荅曰許慎說文解字曰磬樂石也樂石即磬也禹貢

稱徐州嶧陽孤桐泗濱浮磬言泗水之濱有石可以為

磬蓋秦之所刻即是磬石近泗濱故謂之樂石爾所以

獨嶧山之文以稱之他刻石文則無此語也而近代文

士遂愒用碑碣之事蓋失之矣

山海經小華之山其陰多磬石郭氏傳可以為樂石禹貢梁州之貢亦有磬磬不獨泗濱也嶧山刻石適用磬材但亦不可施之凡石耳山海經高山注水出焉其中多磬石郭氏傳書曰泗濱浮磬是也又鳥危之山其陽多磬石

享或問曰俗呼某人處為某享火剛反其義何也荅曰此

是鄉聲之轉耳鄉者居也州鄉之鄉取此為義故子產

有云毀於西鄉又向對之向古文典籍卒無向字尋其

旨趣本因鄉字始有向音今之向字若於六書自是北

牖耳詩云塞向墜戶是也

迴迴遠之迴今俗讀之音戶瑩反按潘岳西征賦云覽

亡王之驕淫竄南巢以投命坐積薪以待然方指日而

比盛人度量之乖舛何相越之遼迴以韻而言或有此

音矣

上下荀爽與李膺書云舍館上下福祚日新此蓋古來

人士致書相問之常辭耳凡言上下者猶稱尊卑惣論也此類非一是以王逸少父子與人書每云上下數動靜上下咸宜上者屬於尊親下者明謂子弟為論及彼之尊上所以以上字皆為縣闕而江南士俗近相承與人言議及書翰往復皆指父母為上下深不達其意耳孟仲叔季元者始也孟者長也伯仲叔季亦以次序相承是以古人立名字多依此為義理元將仲將元方季方孟丙仲壬孟堅仲叔伯符仲謀之類是也今流俗君子不思其義或兄弟四五同稱一仲昆季十數但連一叔失之遠矣

扃鉉者鼎之耳易稱金鉉玉鉉是也扃者關也禮云入戶奉扃今之宮中猶呼門戶短關以關鈕者為門扃又左傳云楚人憇之脫扃莊周云唯恐緘滕扃鑄之不固皆謂鈞屈之內小關者爾而禮器有鼎扃者字或亦作鼎謂橫關之物以扛舉之耳所以貫鉉非即鉉也而先儒說者讀扃為鉉合作一物失之遠矣若謂鉉非鼎耳者易辭不應云黃耳金鉉據此而言非鼎明矣示許氏說文解字解示字云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從示垂日月星也蓋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示神事也所以禍福機祥神祇之字皆從於示而周官古文所論神

國語上卷 卷八 七
祇皆以爲示字蓋古從省借耳今之學者不知示字本
義便同福祥之屬字皆從示乃云祇旁立字此不究其
源也

仇怨偶曰仇義與讐同嘗試之字義與曾同邀迎之字
義與要同而音讀各異不相假借今之流俗徑讀仇爲
讐言讀嘗爲曾讀邀爲要殊爲爽失若然者初字訓始宏
字訓大淑字訓善亦可讀初爲始讀宏爲大讀淑爲善
邪

愈愈勝也故病差者言愈詩云政事愈蹙楚辭云不侵
兮愈疏此愈並言漸就耳文史用之者皆取此意與病
愈義同而江南近俗讀愈皆變爲踰關內學者遞相放
習亦爲難解

舍舍字訓止訓息也人舍屋及星辰次舍其義皆同論
語云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止息耳莊周云
百舍重趼謂在道多止息耳今人皆不言舍盡改音捨
違義借讀於理僻謬

飭飭者謹也敬也音與勅同字從食從力其脩飾之字
從巾書云飭天之命月令云飭喪紀考功記曰飭力以
長地財謹按呂后詔稱高皇帝匡飭天下武帝詔稱飭
躬齊精並是謹敬之義諸如此類文籍有用飭者其意

皆同曲學之士不能詳別遂使書寫訛謬飾飭兩字混而為一並食傍作芳縱或知有勅音止謂借飾為飭耳全不辨者惣讀為飾蓋大失之矣

陵遲蔡南問乾鑿度云王道陵遲何謂陵遲董勅答曰舒疾有節禮云喪事雖遽不陵節是王道越於遲節言教不行也按陵為陵阜之陵而遲者遲遲微細削小之義今俗語猶然又遲即夷也古者遲夷通用書稱遲任有言曰遲字音夷亦音遲淮南說馮夷河伯乃為遲字史籍或言陵遲或言陵夷其義一也夷者平也言陵阜漸平喻王道弛替耳越於遲節曲而未允

書字連上句讀不可據漢字

獻左氏傳蔡南問北平侯始獻左氏傳北平侯從誰得之董勅答曰諸奇書左傳周禮之屬悉從河間王所得也按許氏說文解字序云北平侯張蒼獻左氏春秋傳書張蒼本以客從高祖歷位諸侯相御史大夫蒼凡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孝文四年為丞相百餘歲孝景五年薨而河間獻王景帝之子校其年月不相及殆非獻王所得明矣

禽或問易云失前禽唯謂鳥耶及其獸耶董勅答曰凡鳥未孕者為禽鳥獸通耳按言通是也未孕非也禽者取禽制於人不別孕與未孕禮云猩猩能言不離禽獸

傳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獸豈論孕不孕乎又傳稱
 收禽挾囚漢高祖云此其所以為我禽諸如此類皆屬
 於人亦取禽制之義豈又辨孕育哉爾雅云二足而羽
 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自是惣別飛走大名與禽制
 之義不相妨也

關雎蔡南問詩關雎尸鳩於今何鳥董勛荅曰舊說云
 關雎白鷺尸鳩鵲未之審汝關關和聲雎鳩王雎詩
 序惣撮句內二字以為篇名耳不得即呼雎鳩為關雎
 也譬猶交交桑扈豈可便謂桑扈為交桑乎于嗟乎騶
 虞豈可謂于騶耶問者混糅荅又不析俱失之矣

殊死或問曰每見赦書或云殊死以下或云死罪以下
 為有異否何謂殊死董勛荅曰殊異也死有異死者大
 逆族誅梟首斬腰易有焚如之刑也漢高帝初興之際
 死罪已下是為異死者不赦也世祖始起赦殊死以下
 是謂異死者皆赦也按稱殊死絕死謂斬刑也春秋傳
 曰斷其木而不殊班書韓延壽傳云門下掾自剄人救
 不殊殊者訓絕而死有斬絞故或云殊死或云死但云
 死者絞縊刑也云殊死者身首分離死內之重也非取
 殊異為名又漢高帝五年赦天下殊死已下何言不赦
 乎漢令云蠻夷有罪當殊之而應劭釋云殊之者死也

義與誅同此說亦未盡理。

抉目應劭風俗通義云吳王夫差大敗齊于艾陵還誅子胥取其身流之江抉其目東門曰使汝視越之入吳也按史記吳子胥傳吳世家及越絕等諸書子胥本諫夫差伐齊稱越之在吳心腹之疾越不爲沼吳其泯矣齊之於我疥癬耳夫差不聽子胥曰嗟乎吳朝必生荆棘麋鹿遊于姑蘇之臺夫差既敗齊師而還賜子胥劍以死子胥曰抉吾目著于東門以視越之入吳此是子胥知越必滅吳怨其言之不用耳夫差以不信其言故殺之寧有夫差肯自云越當入吳而令子胥目視此語

謬矣

無恙又釋無恙云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噬人蟲也善食人心人每患苦之凡相問曰無恙乎非謂疾也按爾雅云恙憂心也楚辭九辨云還及君之無恙此言及君之無憂豈謂不被蟲噬乎漢元帝詔貢禹曰今生有疾何恙不已乃上疏乞骸骨此言病何憂不差而乞骸骨豈又被蟲食心耶凡言無恙謂無憂耳安得食人之蟲惣名恙乎

圈稱陳留風俗傳自序云圈公之後圈公爲秦博士避地南山漢祖聘之不就惠太子即位以圈公爲司徒自

園公至稱傳世十一按班書述四皓但有園公非園公也公當秦之時避地而入商洛深山則不爲博士明矣又漢初不置司徒安得以園公爲之乎且呼惠帝爲惠太子無意義孟舉之說實爲鄙野近代草萊末學之人多喜自撰家譜處置昭穆妄稱爵位至有云黃帝時爲御史大夫周宣王時爲丞相漢光武時爲相州刺史不知本末轉相誑耀皆此類也又云呂伯成哀之時兄弟三人並爲丞相按班書紀傳及百官表成哀之時無丞相姓呂者而云兄弟三人爲之何所取哉斯謬甚多難以具舉

嬰奧陶宏景注本草云蒲萄作酒云用其膠汁又說即是江南嬰奧恐如北土枳之類橘耳按蒲萄酒即其多聚而釀之安得膠事嬰奧蒲萄種類殊別江南自是蒲萄北土兼有得嬰奧斯則非一物明矣

稻秫稷本草有秫米稻米稷米三者並別出而體不同陶宏景注秫米云此即今人以作酒及糖者方藥不止用噍嚼以塗漆創及釀酒諸藥醪耳注稷米云道家方藥有俱用稻米秔米即是兩物云稻米糠白如霜今江東無此皆通呼稷米爲稻米耳不知其色類復云何按本草所謂秫米者即今之似黍米而粒小者耳其米亦

堪作酒而不及黍所謂稻米者今稷米耳而陶公以稷為秫不識稻是稷故說之不曉許氏說文解字曰秫稷
 粃者稻稌也沛國謂稻為稌又急就篇云稻黍秫稷左
 太沖蜀都賦云稷稻漠漠益知稻即稷共稷並出矣然
 後以稻是有芒之穀故於後通呼稷稷惣謂之稻孔子
 曰食夫稻周官有稻人之職漢置稻米使者此並非指
 屬稻稷之一色所以後人混稷不知稻本是稷耳

沙苑本草云防風出沙苑川澤及邯鄲瑯琊上蔡陶宏
 景注云郡縣無名沙苑者按今同州沙苑之內猶有防
 風此乃古昔已來土宜所出故本草稱之耳自晉東徙

區宇分崩揚越之地與三輔隔絕所以彼人不識沙苑
 陶公生長江南間有聞此惑乃於郡縣名求之竟不知處
 蓋亦尺有所短乎

苦菜本草云苦菜味苦名荼草一名游東生益州川谷
 及山陵旁陵冬不凋死陶公宏景注云疑此即今茗茗
 一名茶又令人不眠今陵冬不凋而嫌其止生益州益

州乃有苦織耳桐君藥錄云苦菜三月生扶疎六月華
 從葉出八月實落根後生冬不枯今茗極似此按此苦
 菜即詩人所稱誰謂荼苦荼音塗其狀全似苦蘆而細

葉斷有白汁味極苦陵冬不凋桐君所說正得體狀近

云篇藏籒一字不必依今正

來諸人無識之者今吳蜀之俗謂苦菜者即爾雅所謂
藏黃蔕爾陶公雖知俗呼苦藏藏為苦菜而不識其苦菜
之形以其一名茶乃將作茗巧說滋蔓祇增煩惑且本
草說其主療疾病功力甚多茗草豈有此效乎

倉米本草有陳廩米陶宏景注云此今久倉陳赤者下
條有稷米宏景又注云此即今常所食米前陳廩米亦
是此種以廩給軍人故曰廩耳按陳廩米正是陳倉米
廩即是倉其義無別陶公既知已久入倉故謂之陳而
不知呼倉為廩改易本字妄以廩給為名殊為失理

羹臠王叔師注楚辭招魂云有菜曰羹無菜曰臠案禮
云羹之有菜者用枲其無菜者不用枲又蘋藻二物即
是鉶羹之芼安在其無菜乎羹之與臠烹者以異齊調
和不同非係於菜也今之膳者空菜不廢為臠純肉亦
得名羹皆取於舊名耳

匡謬正俗卷第八

匡謬正俗盧氏刻較明刻諸本為審是冊
 又經家稷重硃訂似為審矣近獲影宗抄一本
 細勘讀盧刻多淺人妄改而硃校亦多非宜
 於是一一標出以質試之讀者 妙道人志





